



冲锋在前





冲锋在前

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冲锋在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2年2月北京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874 定价：0.72元

出版说明

今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南京部队编选了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学员创作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作为纪念和庆祝。

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过去并未写过文学作品的解放军战士。在学习班里，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总结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经验和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深入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从而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的觉悟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坚定信心。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和昂扬的斗志，在学习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这一根本课题上，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

这些作品，从部队建设、战备训练、三支两军、海边防斗争、医疗卫生战线、民兵队伍的建设及支援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等各个侧面，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部队生活中出现的新面貌，反映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歌颂了在毛主席建军路线指引下，随着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在部队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揭示了这些人物崭新的思

(17) 2/28

想境界。由于作者都生活在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因此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内容清新、丰富多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自己的文学创作队伍，以牢固地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占领阵地，因此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热烈欢迎南京部队中涌现出来的这批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当前全国各条战线无不呈现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景象，生活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正带着他们清新刚健的作品不断地进入社会主义文艺阵地，迅速改变着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创作队伍的面貌，这使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广阔前景，因而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南京部队以本书纪念和庆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相信它将有利于促进工农兵文学创作（特别是部队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在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部队同志们曾付出大量的劳动；我们有机会能将它贡献给广大读者，在这里应该向他们表示我们真诚的感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二年二月

目 次

战士·····	战士	谢海明 (1)
分分秒秒·····	报务员	王亚美 (14)
开端·····	战士	曹征路 (29)
雪地轮辙·····	战士	邵钧林 (48)
验收·····	干事	铁竹伟 (64)
冲锋在前·····	股长	谢瑞河 (79)
车行万里·····	副指导员	曹勇骅 (97)
老师·····	卫生员	王红军 (119)
海菊·····	护士	江雪如 (133)
牛劲·····	排长	肖 哨 (149)
领班老人·····	副科长	解永先 (164)
海疆上·····	司务长	胡松植 (176)
不息的钟声·····	战士	丛 明 (191)
空哨兵之歌·····	战士	葛维平 肖 寒 (206)
战马驰骋·····	干事	贵荣寿 张长清 (224)
航标灯·····	干事	倪梅林 (240)
我的班长·····	战士	谢继平 (257)
磨刀篇·····	战士	韩小和 (266)

出航之前·····	战士	唐 政 (280)
并肩战斗·····	干事	方全林 (293)
远征前·····	干事	崔树扬 (306)
三走龙庄·····	卫生员	何晓鲁 (321)
向阳大道·····	干事	倪根华 (334)
显微镜下·····	化验员	钟 萍 (348)
向导·····	干事	杜耀妹 (363)
红缨·····	战士	阮生江 (371)

战 士

战士 谢海明

营里决定在五连召开一次战备教育经验交流会，并准备请五连在会上作重点发言。我虽从机关调到二营不久，但五连是我工作过的老连队，所以，教导员的意思，最好由我先到五连去摸摸底，和连里干部具体研究一下，作些准备。教导员还告诉我，这个连的三排值勤点战备工作尤有特色，能去跑一下更好。

今天正好是星期天，起床后，我便走进营部值班室，正想与值班通信员小陈交代一下就出发，“滴铃铃”，突然桌上那部小总机响了。小陈刚起床，鞋带还没系好，我便大步走过去，顺手把插头塞进插孔，抓起耳机。

“喂，你是小陈吗？”耳机里传来个尖脆而响亮的声音，震得耳机沙沙作响。我把耳机略微移开一点，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对方又大声问道：“你看看现在几点啦？”

我看了看表，又听对方说：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啦，怎么还不试线？”

噢，这是下面的同志来查试电话了。按规定，为了保证战备线路畅通，每天早晨按时由营部总机向各连分机试电话。小陈这小鬼，大概因为今天是星期天，睡过头了。不

过,超过的时间并不象电话里所说的“这么长”,仅仅几分钟嘛!我侧过身,看了下小陈负疚的神态,准备代他作一番检讨。还没容我开口,对方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那尖声尖气的嗓音又在耳边响起,但语调比刚才平缓得多了:

“喂,小陈,怎么不说话呀?别看时间超过得不长,只几分钟,到了打仗的时候可就重要啦!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这几分钟说不定就要出大问题啦!”他把话停了一下又说:“对了,你再告诉一下通信班长,昨天下了一天雨,山洪暴发了,通往前沿的路上好几条沟都灌满了水,送信的时候多注意点,别误了事儿。”

啊,这是哪一位同志?乍一听似乎有些卤莽,但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我感动地回答说:

“好,同志,接受你的批评。”顿了一下,我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我是五连通信员朱小兵。”

朱小兵?好熟悉的名字!我沉思片刻,脑海中猛然跳出一张稚气而倔强的面孔。

那还是三个月前,也是个星期天,我在五连召开新兵座谈会。指导员申明全找人去了,会议不能马上开始,我便信步踱出办公室。

“跳马,跳马!”“……嗨,你呀,干吗那么胆小,主力早该杀出去啦!”“……打仗嘛,就得有股顽强劲,丢个炮怕什么!嗯,走这个,主动出击。”我刚走出屋,一阵喧嚷声传入耳内。我扭头一看,连部旁边的大树下,一对棋手正杀得难分难解

呢。特别惹我注意的，是旁边观战助威的那个战士。只见他一个跪姿，蹲在两人中间，左手撑在左膝上，右手不住地点点划划，口中吆吆喝喝，刚才听到那些颇带幽默感的话都是他说的。我不禁兴趣盎然，径直走上前去。

该左边的红子走了。突然，只见助威者猛地煞住叫声，侧过脑袋，凑近左边那个棋手的耳朵，神秘地嘀咕了几句。但那棋手只微微一笑，仿佛没听见，仍然不动声色地静观默想。

“嘿，怎么搞的！”助威者用拳头使劲捶着自己的大腿。“啧啧……”他有点不耐烦了，“哼，没有一点战斗作风，非吃败仗不可！”

我扫视了一下棋盘，红子一方并没有什么好棋。虽然，红马脚下躺着一个黑车，但若跳过去，自己这方面的一门当头炮就保不住，只要对方一个反扑，战局就会急转直下。难道助威者会出此下策？……

“嗨，敲掉这个‘乌龟壳’！”

没容我细想，助威者已经按捺不住亲自动手了。黑子一方慌忙伸手阻拦着嚷道：“哎呀！你吃车怎么也不说一声！”

“说啥？现代战争就是突然袭击。美帝国主义来进攻，还会事先发预报呀？我看你这脑袋里，就是短了根战备的弦！”助威者得意地拿过黑车，用手指狠狠地划了一下失车的那个战士。

大约是由于我弄出了声响，酣战的人们一下发现了我，都站起身来。我这才看清，助威者是个年轻的战士。他个

头不高，崭新的军装略微有点嫌长，胖乎乎的脸蛋黑里透红，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看上去好象是深藏着无限奥秘的海洋。我拍拍他的肩膀问道：“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报告首长，我叫朱小兵。”他用手把额前一绺黑发塞进帽沿，挺了挺胸脯，大声回答。“首长，就是红颜色的那个‘朱’，我是一个兵的‘兵’。”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补上一句。

好一个朱小兵，真是浑身的火药味。我忍住笑，挥了一下手说：“好，继续干吧！”

这时，有人喊文书去接电话，红子的主人走了。我想，大局基本已定，这盘棋也正好就此收场。“别忙！”另一个棋手刚要收拢棋子，立在我面前的朱小兵突然“腾”地一下窜到方才文书坐的小凳上，大喝一声：“战斗还没有结束呢！”说着，只见他两眼一瞪，双眉一扬，就象一场激烈的战斗进入决定性时刻，上好刺刀准备作最后的厮杀了。但这盘棋继续下去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我说：

“喂，小朱，算了吧……”

“怎么算了？接着干！就是剩下一个，也要拚到底！”

.....

这，就是我与朱小兵的一面之交。他那倔强的性格和特有的情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眼下这个电话，又使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增添了新的东西。我隐约感到，这同我今天去五连所要完成的任务，似乎还有某种联系。……我再无心思考下去，放下耳机，招呼了一下小陈，便大踏步向五连奔去。

五连分几个值勤点。连部和一排、二排住在一起，三排和二排的六班分别住在点上。我决定先到连部去。这是座落在—座山坡上的营房，远远望去，红墙青瓦，松柏掩映，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大概是刚下了课，战士们三个—群、五个—伙地散布在山坡上，有的在促膝谈心，有的在洗衣晒被，还有的扛着武器和靶子，准备抓紧时间再练它几枪。

这时，太阳已经爬上坡顶，灿烂的阳光洒满山坳，万物都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营房前，那块高大的毛主席语录牌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大字更显得耀眼夺目。我抄着—条最近的路，刚到连部门口，申明全已迎了出来，说说笑笑就把我让进屋。

五连战备教育，我在团里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全营经验交流会能不能开好，很关键的一环，就看五连这个重点发言准备得如何了。我决定先同申明全扯扯，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应该着重抓个什么问题。……

“报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然门外传来—声清脆响亮的声音，随着投进—个身影。我抬头—看，哟，这不是小朱吗？嗯，个头似乎长高了点，—身军装比以前贴身得多，斜射的阳光使他背上仿佛披着一层金甲，显得格外精神抖擞。他发现了—我，拘谨地微微一笑，但马上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

“哦，有事吗？”申明全问道。

“报告指导员，我想提个问题……”他闪动着两只深邃的大眼睛说。

本来，今天到五连就带着看看我这只有一面之交的老朋友的心愿，现在一见面，他就拉开这副架势，顿时引起我的兴趣。申明全说：

“好哇，说说看，是个什么问题？”

小朱跨进一步，郑重地问道：“指导员，你说帝国主义今天会不会来进攻？”

嗨，劈头盖脑地就是这么一句！

“嗯，那可说不定，得准备着它今天就来。”申明全似乎比我理解小朱问话的含意。

“那咱们战备工作能不能松劲？”小朱又紧追一句。

“当然不能喽，战备的弦每时每刻都要绷得紧紧的。”

“那，为什么全连都在外边晒子弹袋？我看今天咱们连，好象战备也‘休息’啦！”说完，小朱把嘴一撇，仿佛跟谁赌气似的。

唔，原来是对晒子弹袋有意见。申明全看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昨天部队冒雨搞了一天训练，同志们装具都被淋湿了。今天天气放晴，便叫各班抓紧时间把装具晒干，免得霉烂。但忘了交代几个排轮流晒，这显然不符合战备要求。

这朱小兵，别看人小，心眼还不少呢！我想起早上打电话的事，便有意逗他一句：“喂，你这通信员管的事真多啊！”

“怎么？毛主席不是号召咱们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毛主席可没说星期天就不用准备呀！子弹袋都晒在外面，发生情况怎么来得

及？副教导员，我这通信员就是专门通风报信的嘛，这种事不报还报啥呀？”

“哈……”我和申明全一听，点头笑了起来。申明全接过话头说：“好，那你就再去给我通报一下，晒装具排个顺序：上午二排；下午一排。两个点上也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好，去吧！”

“是！”小朱啪的一个立正，转身向门外跑去。我和申明全刚要坐下继续谈话，忽然门外的脚步声又一下停住了。小朱探进脑袋来，说道：“对了，指导员，我向你汇报个情况，六班张祥友思想上有点疙瘩。”

六班和连部不住在一块，他怎么会知道六班的战士思想上有疙瘩？我有点奇怪地问道：“你从哪听说的？”

“早上试线的时候查到的。”小朱回答说。

试线？没等我再问下去，小朱已经一溜烟地跑走了。

我目送着小朱敏捷的背影，不禁对老申赞叹道：“真是个好战士啊！”

吃过午饭，申明全要安排我休息一会，我却打算去三排跑一跑。因为上午申明全介绍，三排虽然远离连部，单独值勤，可各项战备工作都很落实，可以说是全连的先进。既然要抓典型，那么这个典型中的典型就更要抓了。申明全同意了 my 意见，并说：“让小朱陪你一块去吧。”我想，这正好可以和他拉拉呱了。

不一会儿，小朱已经收拾停当，在门外等候了。你瞧他，还真当作回事呢，腰里束着鼓囊囊的子弹袋，肩上斜挎

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一顶用树枝编成的防空帽，几乎遮住了他的脸蛋，真是全副武装。我满意地打量了他一番，说了声“走”，便一起上了路。

初夏的午后，骄阳似火，山坳里沒有一絲风。沒走几步，我就浑身冒汗，顺手解开了上衣。我瞧小朱背上早已湿透，连子弹袋的背带都浸滿汗水，便对他说：“哎，把枪给我背一会。”

“不用。”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依然噔噔地直往前走。

去三排有两条路。一条比较好走，另一条却是坎坷不平的山间小道，而且途中要通过一座叫“飞栈”的简易木桥。这“飞栈”连结着两座相隔有十多米的山崖，崖下是数十米的深涧。夏季山洪暴发，“飞栈”往往被冲垮，给行人造成预想不到的困难。我走着走着，发觉小朱现在领我走的正是通往“飞栈”的路。我问：“小朱，昨天一場暴雨，‘飞栈’会不会被冲走？”

“被雨冲走？这沒准！”看来小朱连想还沒想到呢。

我停下来，说：“那咱们从另一条路走吧！”

“那沒必要！”小朱突然定下神，自信地答道，“副教导员，你放心好了，我保证。”

听着小朱斩釘截铁的回来，我不再问下去了。心想，也许现在的“飞栈”已不同于过去了吧。

翻过一架山梁，就听到轰鸣声由远而近，一定是山洪暴发了。两座陡峭的山峰兀立在眼前，“飞栈”到了。我连忙赶到崖边，只见汹涌的洪水就象脱韁的野马从山上奔騰而

下，撞在犬牙交错的山石上，激起千万朵浪花。“飞栈”早已无影无踪。两座山崖虽然近在咫尺，此时，却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在崖边来回察看，心里想着应急的办法。

小朱看了一下崖边的情况，却没有丝毫的焦急。他走到崖边一棵大松树下，蹭蹭几下窜到树上，接着“啪”地扔下一捆东西，我一看，竟是一盘粗粗的麻绳。啊，真想不到，难怪他那么胸有成竹。这绳子是谁放在这里的？没容我细想，小朱已经从树上滑了下来，迅速地把绳子散开，一头打了个活结，然后又把绳子一圈圈地绕在左手臂上。只见他右手抓住绳结使劲向对岸一甩，绳子的一头便稳稳当地套在对面崖上的一棵大树树杈上。接着，他又把绳子这一头拴在这边的树上。

小朱大概是要飞身过涧了。我看着涧下湍急的洪水，心想，太危险，便抢上前一步，说：“小朱，来，让我先过。”小朱哪肯让，把我轻轻一挡，说了声：“副指导员，我这又不是头一回。”纵身向上一跳，双手抓住绳索，两脚倒扣在绳上，熟练地向对岸攀去。我看着晃动的绳索，捏着一把汗，可小朱却从从容容地倒换着手脚，轻捷的象一只山鹰，没几分钟就在对岸向我招手了。我照着他的样子，也到了对岸。

深涧已落在身后，发狂的洪水也好像泄了气，渐渐地只听见轻轻的呜咽声。我一边走着，一边回头远望凌空高悬的“绳索桥”，心中不禁暗暗佩服小朱的沉着冷静。小朱却好象压根儿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还是跳跳蹦蹦地走在前面。我上前几步，问道：

“这绳子是你预备下的？”

“嗯。”他若无其事地轻轻答道。

“是专为防止山洪暴发的？”我又问。

“那可不是，”小朱挥动着手中一根小木棍，那么认真地说：“副教导员，你瞧咱们连的防区，沟沟洼洼特别多，打起仗来，咱这通信员要保证通信联络，怎么能光靠着那些独木桥小舢板呀？”

“喔，”我不禁称赞道：“这么说，你是早就练出这副飞身过涧的本领了？”

“哟，那可算不得什么本领，”小朱微微一笑，说道：“不过，咱有了这‘绳索桥’，任凭敌人的什么飞机、大炮，都得干瞪眼，咱这是轰不垮、炸不烂的交通线！”

“轰不垮、炸不烂的交通线。”我一边走，一边久久地回味着小朱这句话。

又翻过两架山梁，一座高大的山峰立在前面，山巅上的哨所依稀可见，三排终于到了。我不禁加快了脚步。

小朱这时走得更急，脸上显出焦虑的神色。这小家伙，真叫人有点捉摸不透，刚才在路上遇到那情况，他倒坦然自若，这会却不知是在想什么心思。我正好奇地思忖着，突然，他停下脚步，用手推了推头上的防空帽，对我说：“副教导员，这儿离三排没多远啦，你头里走，我到六班还有点事，去去就来。”说着，他用手指了指旁边一条岔路，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六班就在眼前这座大山的右侧的一座山峰上。他到六班也许是申明全另外还交代了什么任务吧？我点了